



88615

萬叟隨筆卷五上

金壇馮照

時年八十五

疆圉單闕之憂
除夕封筆元旦開筆見梁蘆船侍郎歸田瑱記予年十三
四卽效之然隨手散佚不復存也六十外始有存者辛亥
而後則無歲不存矣彙錄於此以誌鴻爪
癸卯開筆六十又一爲學日勤爲治日密勿安毫荒而忘
乾惕敬承天休康彊逢吉 癸卯封筆臣年六十一日俄戰
力海宇方棘蜀亦岌岌開歲清謐敢效臣職攸往皆吉
甲辰書紅萬彙棣通民和歲豐蜀治日隆中外嚮風反我
大東歸隱惜峯爲識字農 甲辰封筆大局岌岌日俄戰

隨筆五上

亟桂管盜劇蜀災未迄藏又英偪補救無術杞憂曷極塊
然柴立比之素食婁舉雄一差慰私臆所期來日漸臻靜
謐志事粗畢歸老蓬華

乙巳闕

丙午書紅民和歲豐外侮內訌以靖以融震旦在中綿社
無窮 丙午封筆曩然子立家國並棘歸耕有日藐孤在
側後望何極

丁未開筆憂在王室熒惑守斗紅羊又厄我瞻四方水旱
盜賊何以弭之反身修德 丁未封筆藐焉獨立世否家
屯歸耕有日

戊申書紅人和歲豐恆萬如風一鼓羣蒙是汙非隆吾誰

適從投老江東長爲石農戊申封筆歸耕抱一衰病日
逼蟄居斗室再丁國恤憂心如棘徂年旣訖庶永終吉
己酉開筆今上初吉修明政術中興可必海內清
謐得安蓬蓽款嬰山澤聊以永日己酉封筆體元抱一
海宇承平安我蘿華庚戌書紅願我國中如日在東范異爲同屏私爲公毋騰
內訌毋甘外蒙世運以隆民氣以充幸丁我躬其樂融融
庚戌封筆查振方亟施濟猶病安懷無術何以應之盡我
心力

辛亥書紅萬象昭融雨暘協中易歉而豐民氣大通用紓
予恫辛亥封筆天荆地棘海上偷生隕然一室人禽幾

隨筆五上

希冤親叢集早日歸山還我清白

壬子開筆年政七十我辰安在欲歸不得身世所經都無
可說首春歲寒鑒茲松柏壬子封筆平頭七十曰世大
同亦未統一誰其尸之口夷心蹠我安適歸懷哉舊華
癸丑開筆七十又一道未有聞負此生質世事浮雲天懷
皦日俛焉孳孳毋自優逸癸丑封筆凡百綏吉是歲南
維俶擾兵革冬不潛陽穡事難必海曲孤栖歸與何日

甲寅書紅憂心忡忡陵谷旣變畛域未融兩部交閔萬方
困窮我安適歸華陽之峯甲寅封筆一歲將畢淮西千
里哀鴻方集東鄰耽耽復此實偏白田匪遙反我蓬華
乙卯書紅人和歲豐有書且讀有田且傭不知許事守我

素風斗室之內庶幾農乙卯封筆懷文抱質陵谷遷
賢皋澤遺佚蹇蹇孤衷茫茫來日淮南復歸餞歲者一
丙辰開筆春氣潛通所蘄今歲時平年豐苟全性命何汗
何隆陶然一室有羲皇風丙辰封筆一歲以畢舉世螭
螭權利是急我有狂言爲來者率不尙機變唯崇道術毋
爲漁利下儕蚌鷸淮沂其乂力我稼穡長爲逋臣含貞抱
丁巳書紅萬物棣通化囂而靜易歉而豐體仁尙恥善與
人同優游物表守我素風丁巳封筆頽然遺佚管甯黎
牀袁閔土室南朔角張莫定於一吾師柴桑且安估畢
戊午開筆七十又六天地晦冥危機四伏羣龍見首眾虺

隨筆五上

三

實腹獨游物初以平爲福戊午封筆蟄伏虛室我瞻四
方南朔未一豈不云和惠名跼實湘中苦兵溝斷疇卹衽
席苟登微志斯畢

己未開筆行年七七其世也囂其民也逸理亂不聞得喪
不恤子輿三省子淵四勿俛焉孳孳毋負來日己未封
筆一切苦厄薈雨凋零頽風放佚心乖體屏時復小極永
離垢纏陶然樂國

庚申書紅否傾泰通四方蹙蹙一室融融雨暘時若朔南
大同草間偷活守我素風庚申封筆淞西暫蟄北振方
殷南歸莫急眷懷白田一門安吉翹首天衢杲杲出日
筆開辛酉年七十九旅寄淞西與哀鴻偶萬物一體此心

忍負剝極必復亦然亦否 辛酉封筆一歲又畢蠻觸
爭未定於一西極地傾南疆水厄我獨愴然嘯歌斗室撫
已慙皇威時兢惕日有孳孳毋自暇逸
壬戌開筆行年八十親朋介眉孫曾繞膝貪狼未斂哀鴻
未集何惠以堪眾咎獨吉佛閱救濟儒尙任恤我儀圖之
百不副六十壬戌封筆蕭然一室身既頽唐世尤臬兀烏
獸同羣雞蟲競食留此何爲歸我真宅
癸亥書紅八十一翁致虛守靜舍和履中不知理亂皇間
窮通超然物表希懷葛風 癸亥封筆萬法歸一信願行
俱往生可必

甲子書紅中元又逢剝極必復變久則通一消歲珍再戢

隨筆五上

四

兵凶斯民熙皞剗異歸同我寄物表罪福兩空誓離塵濁
西方是從 甲子封筆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毋意毋必修
羅縱橫佛救不得我將西歸生彼樂國

乙丑書紅八十三翁淞西一曲盡室融融願消黨禍願戢
兵戎 潛龍一躍如日再中歸耕淮左爲識字農 乙丑

封筆年八十三漢臘將盡周遺自慙青陽夕轉白業晨參
望窮薊北歸阻淮南鴻嗷未集蝸戰方酣百端交集我何
以堪

丙寅開筆年八十四吾眼尙明吾齒尙利旣斷聞根不知
許事甫恤兵凶復籌早備二曾夾持一室清謐天下自亂
吾心自治 丙寅封筆萬象蕭瑟南朔相持莫定於一驅

人而禽是謂學術戴盜而師是謂政策蝸戰既亟魚爛奚恤我安適歸西方可必其無所歸矣西平公出平對而曲阜孔宥函丈心鄉往齋集出入陶杜爲道咸聞一大家而傳世絕少予商之歸安劉翰怡京卿承幹始壽之本翰怡一序於本朝詩學興衰言之綦詳錄之以質後之論詩者其序曰國初稱詩者南有竹垞北有漁洋並清裁雅尚標舉由合其時若施愚山之眞摯查初白之和雅吳野人之朴老吳漢槎之沈雄並賡唱迭和一洗前明王李之叫囂鍾譚之纖仄鏘然爲一代元音自是以降日流浮靡雍乾而後袁隨園負縱橫之才遭時隆平詩學中衰遂以率易浮薄之詞簧鼓無識刀筆之倫巾幗之秀偶得一章一

隨筆五上

五

句率爲揚詡侈焉以大雅歸之而詩學掃地盡矣沿及道咸潘四農先生崛起於江淮之間緣本六義力矯隨園末失而上追乎孔子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旨詩學中興始軌於正孔宥函先生則從四農先生游而傳其詩者也其說詩以杜爲權輿以陶爲歸宿爲之羽翼者益陽則湯海秋鵬道州則何子貞紹基漢陽則葉潤臣名豐山陽則魯通甫一同並奉潘氏爲圭臬而於先生若笙磬之同音椒蘭之共臭海內稱詩者翕然宗之予耳先生名久其詩僅見於時流所藏歎爲奇絕而惜不覩其全也丁巳之秋馮蒿厓丈出其全集相示則其孫昭案所手寫也予授而讀之先生之詩雖出於潘氏然丁粵寇之亂支離兵間卒以

身殉凡夫國是之顛越軍事之咎竄士氣之摧頽民生之彫劫皆百弊其中而不得申乃一於詩乎發之所遇視潘氏彌苦所作亦視潘氏彌深蓋蔚伊愴憂時閔亂之詩皆潘氏所未曾有則時爲之也讀旣竟乃授之劄氏以承其傳並述本朝詩派之流別與先生之得於潘氏以詔後之學詩者知所歸焉

海甯查東山先生伊璜丁貞元之交復參魯王軍事與黃忠端尤沆瀣舊君之思未嘗一日忘其時數有文字之獄蹈高節負盛名者皆爲世所指目先生曾望名莊氏史案中尤岌岌不自保故晦於講學晦於聲伎晦於養生家言晦於游使佯狂者流湛冥淵默爲冥鴻爲隱豹率以辟憎

隨筆五上

六

弋吾獲所不及非誠有樂乎此者也乃其弟子吉安劉振麟四明周驥作東山外紀紀先生逸事中多荒誕之詞蓋知尊其師而不知其所以尊也然述先生之言有極精者如從來道學面孔必先褻折是以貌教也諸子又鼎力贊此面孔是以貌學也相與以貌吾不知此中何如先代諸公率患始之以理而終之以氣氣盛勢必稍二于理而禍隨之史中所載某黨得某人而顯是明以爵位爭勝非救黨之意也至於不克終乃曰吾黨之過嗟乎後矣又云坐而言理總非其至主於化小人爲君子不主於闢小人爲君子前輩之過始於吾爲君子吾等爲君子立一壘以生敵心究竟君子之才不逮小人其數亦萬不能齊等勢必

大敗此殆有鑒明季黨禍之烈至於亡國而不恤故爲此
言以救其失也又云人能閉戶一日則享受不止一日能
閉戶一年則享受不止一年靜者可以制動理勢然也其
義亦深竊以盡而中之要宋陽翟曹忠靖公勛松隱集四十卷亦翰怡京卿所刊末
有一跋於公之忠忱高宗之隱抱曲曲傳出錄之以補史
闕其跋曰靖康之難徽欽北狩公實在行間其時元黃反
復流離瑣尾艱苦可知旋被密詔遣還閭闔千里盡瘁王
事紹興十有二年更奉詔與何鑄往金折衝樽俎感動敵
庭得請徽宗及兩后梓宮並慈寧太后以歸功績卓犖著
在簡冊其節概與洪氏時後先輝映公服官始元符終洎

隨筆五上

七

熙歷事四朝夷險一致故史亟稱之嘗謂宋有李趙之忠
韓岳之勇又無東晉內訌及溫敦峻之亂而偏安之局則
同豈天爲之哉邪佞當國其不禍天下以遺後世也幾希
中興之始首進汪黃計既左已逮李趙去而賊檜興三字
獄成斬王遂解兵柄襄羊湖上事益岌岌不可爲或謂高
宗忘親事警假手賊檜非苛論也以是編徵之忠赤如公
乃厄于權奸者且二十年避居天台託隱二氏英銳有爲
之志磨滅以盡而中之悲憤不得已者時流露楮墨間如
樂府之閑居項王懷長沙有所思諸篇蹇蹇孤抱繼跡靈
均迷屢漢宮昭君怨京口歸燕諸篇於當時之詞舞湖山
殘賊忠良慨乎言之而鼓吹曲烏夜啼出塞入塞諸篇則

又激勵士氣未嘗一念忘國恥也至云中原化作羊犬區
百僚竄伏天一隅激楚之音可以當哭矣文如對事上疏
及陳徽宗越在異域復仇念切直言急諫天日可盟惜乎
高宗之迷不一曙也公之所箸亦一代興亡之故哉集久
罕傳予得一舊刻壽之厠氏耿耿英光長在天壤且爲後
之爲人臣而懷貳心者風焉

隨筆五上

八

馳驅關塞足迹幾徧天下嘗參承麻軍事所圖不遂則以
浮屠自晦且效其遠祖靈均傍徨山澤以寄其哀郢禮魂
之思蓋貞元之交一義士也觀其文首載孝陵恭謁記稱
臣大均猶亭林之謁攢宮稱臣炎武也其爲三外野人傳
也則自比於鄭所南其書西臺石也則自比於謝皋羽其
書夏臣靡傳後也則云忠臣義士之在於世不患其無人
而患其無天其書殷三仁論後也則曰有一仁而不能救
殷之亡有二仁而不能興殷之滅其自爲則誠得矣如宗
社何於戲未裸周京屈強自遂無時不於文外見之至與
孫無言書云三月十九日於巨靈掌上痛哭先皇帝書漢
獻帝傳後云失尊之君不受篡國之諡不唯諡有貶詞不

受卽美辭亦不受至今讀之猶爲咋舌宜先生詩之在嶺南三家中者曾經抽燬也若是編徑進石門呂氏之獄殆將及之然則是編垂三百年而始顯未始非天之佑先生也國初如亭林竹垞皆引先生預於敦槃之會然先生所爲詩文視亭林則毅然忠蹇之氣適相沉澹若竹垞則未免噫喑鬱伊捫舌駢顏此當於知人論世驗之予曾刻查東山外紀今又刻先生是編蓋兩先生在明遺民中譬之羅浮兩峯並峙於天荒地老之間可望而不可卽此又深予尙友之願者也案翰怡刻叢書於遺民著述表章尤力其志不加入一等哉

熙八九歲時值盛夏侍先母朱太夫人納涼庭中

隨筆五上

九

夫人嘗口授雜詩十數篇令之成誦並爲講解大義蓋蒙養之教也今違養六十四年矣僅記七律二短歌一錄之以誌遺訓且煦之知詩始此也其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惟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爹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縱貧時也不妨案此詩見邵康節擊壤集中其二曰老妻書到勸還家爲數家園樂事香彭澤鯉魚無錫酒宣城粟子霍山茶拋茅且補牀頭漏扁豆猶開屋角花舊布衣裳新米粥爲誰流滯在天涯案此詩不記撰人姓名然玩其詞意殆皖人也其三曰終日奔波只爲饑隨方一飽便思衣衣食兩般皆自足又想嬌娥美貌妻娶得美妻並美妾

又無田產少根基成田產及大廈出入行船少馬騎辦
得船隻並轎馬又無官職被人欺做了州縣及台府又思
朝中披紫衣陞官六部及學士一世爲臣總不奇身居大
寶稱九五總少一步上天梯若要世人心內足除是南柯
一夢期案此詩亦見擊壤集中

宋范文正公每日必念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
準則欣然喜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予仰止文正時用
徹惕宦學四方不敢自暇自逸日卽於荒嬉今雖篤老而
讀書治事仍有常程恐虛此一日之享爲文正罪人也

婺源余粲書先生澠元爲汪雙池入室弟子篤守紫陽闇
修不耀著庸言四卷多鞭辟近裏之言世無傳者予撫皖

隨筆五上

時得之舊家節錄之以代韋絃

天地間祇有此理雖當晦盲否塞之時兵殺不盡火燒不
盡小人剝喪不盡自然生一豪傑出來體究一番講明一
番使天下曉然知所去就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蹇與困
人之所不能免也然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困之象
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一則修其在己一則聽其在天也
聲色貨利是戕賊人甲兵口體便安是沈溺人陷阱文
章名譽是束縛人葛藤真心爲學者於此等處必須見得
破割得斷如佛家所云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方有進
步不於身心實下功夫而汎濫百氏之說縱極其所至亦
只成得一箇記醜而博言未及之而言言及之而不言

未見顏色而言尙謂之愆况游談無稽非禮之言乎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况游思妄想憧憧往來乎故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待無才之小人則當如童牛之牯待有才之小人則當如積豕之牙 王仲淹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豈非以其吉凶利害之心勝其漸至於滅天理而從人欲歟今之術者不及郭京而肆口妄言禍福其罪可勝誅耶 仕宦之權勢猶舟楫然買遷有無則以便民生之日用波瀾汹涌則以出同人於險阻若尸位素餐是流連忘反廢時自恣而已酷以濟貪是沿江湖殺人行劫也是豈古人造舟以濟不通意哉 上古帝王以天下爲天下之物以民爲一己之民故勢位不以動其心而

隨筆五上

上

民之疾痛顛連如家人父子後世以天下爲己之私物以民爲天下之民故其視民之疾苦如秦越人之視肥瘠而崇高富貴恆欲其子孫至千萬世而不窮 古人云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二字最妙圖無藩籬則雞犬遊人雜投而園中之物不可保矣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隅字最妙物無廉隅則流轉動搖而莫知底止矣故道德之士必先勵名節敬威儀二者其大端矣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所謂既自明其德又當推以及人也若柔暗而不足有爲則失其晉之道矣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所謂無道則隱危行言遜也若察察爲明而無含宏之量

晦者

明而不 闕然媚世而無不變之操

晦而不

明者 則益

之傷矣。少時讀論語四惡疑出納之吝何遽與虐暴賊同科。今觀之實爲惡也。且上三者之惡顯而易見。吝之惡微而難知。上三者行之有時。吝者則無時無處而不然。內而父母妻子外而親戚朋友皆以鄙情待之。伏大惡之事於小節之中而不自覺。安得無悖出之患。內顧吾身多有未盡之道。外顧斯世多有失所之人。此事如何拋割得下。天生人而畀之以全理。豈可抱咫尺之義以自安。畀之以全能。豈可爲一身之謀而自足。異端所最怕者實理事。去其實理則可以縱談元妙。去其實事則可以惟所欲爲。故告子之言性必以性中無仁義立論。蓋性可漫言而仁義則有定令之居。仁由義則彼無所措手足矣。告

隨筆五上

七

子以生之謂性。則凡甘食悅色不顧禮義而爲之者俱可謂之率性矣。孟子以犬牛與人較之。則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理之異而不在氣之同矣。故異端喜鵲突聖賢必要分明。異端說無形聖賢必循迹象。異端喜妙圓聖賢必先固執。故禮義廉恥之閑立而詖淫邪遁之說無所容。飲食男女言語三者最易生過惡。從此省察克治使不至橫流便是入德之基。清心寡欲雖受氣之薄亦可引年用禮食時雖清白之遺不至甚窘。道理須十分滿足也。說得去四字喪了多少良心。卻也不妨四字害了多少善類。人生要有益於世教有補於民生不止不爲惡而已。頑石朽株又何嘗爲惡乎。自天子至於庶人若留得

一恥字則風俗不至大壞禍患不至太深恥字一亡便不成世宙矣。聖人云志於道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朱子云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是天下事無有不成於志者今人汎汎如水中鳧與波上下口誦聖賢之言老死未知所學何事彼其所志者不過利祿功名田宅妻子耳幸而得志則般樂怠傲否則潦倒窮年非馬非驢成一不羈不恥之物嗟嗟念頭一錯醉夢終身有志者正當愧勵。程子云新政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云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

隨筆五上

三

之甚也新法初行天下騷然邵子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之答云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愚謂當日在上之君子俱能如程子則不必有斥逐正人之事而使介甫執之愈堅在下之君子俱能如邵子則不至盡毒夫民而閭閻得拜循良之惠在力爭諸公固未爲非而度量相越則遠矣。恍恍忽忽其中有物查查冥冥其中有精道家於無中要認箇有四大假合五蘊皆空佛家於有中要認成無。胖羊墳首畜窮於陸也三星在罾魚窮於水也蓋世盛則和氣熏蒸物產日見其碩大世衰則民窮財盡庶類日卽於消亡感應之機固有可期

然而然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觀人之法也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聽言之法也一學而不思者俗儒之記誦辭章也思而不學者異端之虛無寂滅也兩有所止而不過飲食男女之欲莫非天理也聖人不能廢也借天理以行私仁義道德之行莫非人欲也五霸假之也果實核中皆謂之仁蓋物之所待以生者人心中之理亦謂之仁蓋人之所待以生者果實之仁爲蟲蛀凋傷則入土不能復生人心之仁爲私欲枯亡則是自絕其生路矣必盡爲仁之功方有暢茂條達之日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則一日可當人千百日終日孳孳只爲一身一家之計則在世百

隨筆五上

西

年不能當人一日同此光陰在人用之何如耳明史儒林傳序有云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先儒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徧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又曰陽明學派以龍谿心齋爲得其宗而於龍谿則曰在官以不謹斥每講論雜以禪機亦不自諱於心齋則曰良本狂士持論亦高出入二氏云云嗚呼公論不泯其可畏哉蓋道學與國運爲存亡明自中葉以後扇陸氏之餘波風行草偃結社講學舉國若狂蠱賊內訌中原

鼎沸人謂朝廷措置乖方武臣不能用命故淪胥以敗而不知學術不明生心害政人之云亡邦國故殄瘁也向使正學常伸邪說不作密勿之地有大儒學宮之間無佻達則孝弟忠信之教明而禮義廉恥之閑立久安長治安有所謂禍敗之辱者乃世人不察以窮經講學之事爲迂拙不合時宜之務以正誼明道之士爲可有可無之人此道術所以日淹而風俗至於大壞而無所底也 陶公爲人知其蕭散而不知其殊精勤知其曠達而不知其殊切實其胸懷本趣何只高出晉人而已 小人有數樣有廉恥喪盡悍然不顧者有意本無他偏執已見身敗名裂卒至小人之歸者有外借君子之言行以自文而陰以濟其

隨筆五上

五

惡者術愈工而心愈險其究不至廉恥盡喪悍然不顧而不止 人事廢而後聽命於神本業荒而後思顧乎外盜賊之興也起於饑寒饑寒由於游惰游惰由於惡勞而就逸故逸居無教則盜賊之本而禽獸之媒也 張楊園先生曰人處宗族鄉黨如在鏡中行妍媸好醜無不盡見故曰相士以居也古者取士鄉舉里選終是大段不謬近日方望溪先生集內有一段論鄉舉里選者言甚警快其言曰余嘗謂鄉舉里選之制復則眾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矯之久則性可移而況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東漢之興也士大夫之礪廉隅而尙奇節者其初豈不出於

矯也哉然其究至於毀家亡身而不貳則亦非人情所能
僞矣揉木以爲輪雖槁暴而不復樞者矯之久以成性也
懸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之數世則其民之
冒白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況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民
於耳目心思之間而其微者足以贊化育而密移於性命
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僞以亂
俗過矣夫教化旣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行而論之
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無補之學
試於猝然而決以一人無憑之見欲其無失也能乎哉愚
按講義云若行鄉舉里選之法則一班有錢鄉愿彈冠相
慶夫選舉而需錢是謂守令皆嗜利無恥之人也曰鄉愿

隨筆五上

夫

是謂舉一鄉之人皆漫無知識者也殆不然矣 有一家
之人有一鄉一邑之人有天下之人有千古之人謀衣食
戀妻子孳孳在於貨賄貽謀止有田廬外此概無問焉此
一家之人也有益於鄉邑者竭力圖之有害於鄉邑者竭
力去之營謀雖不止一身而志量未能遠大此一鄉一邑
之人也豪傑將相削平禍亂上爲天子致太平休息民生
下爲閭閻謀樂利而天下賴以治安此天下之人也若夫
從事於身心性命之間而接夫危微精一之統熟悉於天
人上下之故而有經綸參贊之能達而在上則堯舜其君
民窮而在下則守先以待後此千古之人也人欲知已爲
何如人可以自鏡矣 中庸後面說至無聲無臭非是徒

欲人知道之微妙是欲人知道之精微而不可粗心大略
徒求之形迹之間以致飾於外也學者之功必由人之所
及見而極之所不及見由言動之敬信而極之不言動之
敬信無少差謬無時不然方可語無聲無臭境界否則與
老氏所云元之又元眾妙之門何異 王漁洋云門人洪
昉思問詩法於施愚山愚山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
指卽現又如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余則譬作室者
甌甃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愚按愚山此語不獨論詩
兼可論學異端好爲大言虛而無據樓閣縹緲之說也吾
儒切實近裏循序漸進一一俱就平地之說也 人之愼
小節如修屋漏如築隄穴數點之漏不修大厦久而必傾

隨筆五上

七

方寸之隙不彌長隄漸以就決謹其自外入者修漏之謂
也防其自內出者築隄之謂也 張楊園先生曰今人早
作夜思惟有欲害人之心與穿窬之心其且晝之所爲無
非殺無罪取非有之事安得不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乎且未說到能充其或稍存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
心者幾人哉顧亭林先生與潘次耕書曰自今以往當思
中材而涉世之末流處鈍守拙孝標策事無侈博聞明遠
爲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滅物緣漸疏庶幾免於今之
世矣由張先生之言觀之可知人心之陷害由顧先生之
言觀之當知涉世之艱難 南史褚淵傳齊受禪拜司徒
賓客滿坐其兄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

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
名士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宋陳邁宣和中經制
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增廣稅錢謂之經制錢後來疊加
爲州縣大患方其初作備時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
歛怨禍必及子孫後陳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
害史臣以其死節傳之忠義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
詞而顧亭林先生獨謂亨伯之死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
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讐歛者雖飛廉之
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云云嗚呼人莫不欲其兄弟之富
貴而炤乃恨其弟之不死邁之兄能預知其弟之不昌豈
非以所惡有甚於死而刻剝其民之流毒甚大乎後世有

隨筆五上

太

居要津而兄弟假以俸利而動於惡者觀於古亦少愧矣
哉天下之存亡繫風俗之淳薄風俗之淳薄繫士夫之
廉恥生員也舉人也進士也士夫進身之始觀勝國之季
敗壞不可言矣顧亭林先生生員論有云今天下之出入
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
員也與胥吏爲緣甚有身自爲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
其意則羣起而鬩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爲市
者生員也前者噪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
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
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爲大患又云今之生員以關節
得者十且七八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

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日知錄云舉人之放肆無恥者游說干謁靡所不爲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又云一舉於鄉卽以營求關說爲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家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平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哉又引他說曰仕宦之獨尊進士也不知始於何年至於國雖亡而進士之權有餘烈其師生同榜世次蔓延遍天下蟠結深固故進之捷退之難其聲譽易起有誣說亦經營易復雖至失職敗節猶能飾罪爲

隨筆五上

九

功顛倒朝廷之賞罰合觀數條當日之人心風俗何如者而有不亡者乎故吾謂居官之清廉必先自居科名始必做秀才時砥礪廉隅始若居貧賤時無聲色貨利之緣尙早夜孜孜以求之及身居勢利富厚之時能恬淡寡營厲一介不取之節其誰信之故士夫者風俗之所由盛衰天下之所由存亡也可不自貴重哉 陶石簣曰予少時嘗聞長老爲言成宏之間醇醲質茂其仕者多恥而自重奉職約己谿刻巖峭固然而已而無翹桀自喜之志當是時也其廉者如積冰雪於大冬千里一色無以著其潔清不肖者雖力足以紛華猶側匿縮慙而不敢出其士節之美如此厥後趨背稍異賢者居其間已若峩嶺之炎雪高寒

之氣逼心脾立毛髮人所驚望而已或亦不勝其翹然之心張楊園先生曰古人行已有恥能有所不爲故不必重名節而大德多不踰閑今日廉恥道喪無所不爲不得不重名節重名節君子猶將犯義學者不從名節立腳終爲小人之歸愚按一先生之言如此亦季世之論也猶云三代而後惟恐不好名也蓋名節二字是中間事由名節而進而上之合乎中庸則大聖大賢也由名節而下之踰閑蕩檢則失其本心入於下流者也保而持之則狷者之流也 只討便宜三字便爲莫大之惡只宜從緩三字便爲自棄之尤 古時士出於農故自幼卽知稼穡之艱難出而治民亦固知閭閻習苦而不爲驕奢淫佚之事後世并

隨筆五上

三

田廢士夫都無田可耕其田連阡陌者皆役使下人而奴袴驕癡有不辨菽麥者矣一旦出而臨民安望其知小民隱情而不貽害於國家乎顧亭林先生有詩云末俗無恆心疾貧而好勇不能事田園何況談周孔張楊園先生云今之士人好自夸大且思孝弟力田四字能副其實否蓋有慨乎其言之 魯齋治生爲急之語原自無病蓋人能有所資以爲生則無求於人可以養其廉恥非孽孽爲利廣置田宅與兒孫之說也且治之亦自有道有田則耕無田則訓蒙課經俱可自給決不可放溢爲非以冀非道義之富貴楊園先生云張佩蘊年富力強有志於學知交當勉以名世之業他日於世道人心乃爲有益若區區於訓

詰文學之末則非所以愛之也尤不可以治生二字損其讀書之志又曰賀翁詩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今人纔言治生卽不能復顧方寸地又曰治生無他道只務本而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旣以學者自命而孳孳治生爲急此又不受命而貨殖之最粗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恥按此三條最宜玩味人之爲學正爲世道人心爲名世之業原非止學治生便已了事若因此損其讀書之志是專學治生矣若於務本節用而外則求治生必逐末矣必好奪矣必不能顧方寸地矣治生者思之靜有二義一是將息此心以爲窮理之本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隨筆五上

五

是也一是涵養道理以裕應事之源所謂時復思繹浹洽於中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

桐城方存之先生

宗誠

承其從兄植之先生學爲惜抱再

傳弟子篤守紫陽而志在經濟恥爲無用咸豐初粵寇躡

江左先生遁跡窮山講學不倦凡五載著俟命錄十卷於

安民之略善世之方胎禍之機弭變之策無不精心研究

又親見當時債事諸人泄泄沓沓之狀及生民死亡流離

之慘言之絕痛節錄之以詔後之丁亂世者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生斯世貧富貴賤安危榮

辱生死壽夭莫不有一定之命聖哲君子不能違卽昏庸

巧詐凶惡之小人亦豈能外人人隨此氣運轉旋毫髮不

得自主可自主者惟此天理本心耳是以君子素位而行不厭貧賤不貪富貴榮辱不驚安危不變死生壽夭不貳惟一循乎天理保其本心造次於是顛沛於是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自苦也亦非矯情也眞知有一定之命而順受其正焉爾愚者識量短淺但見君子有時而貧賤小人有時而富貴君子有時而危辱小人有時而安樂甚者君子有時而夭小人有時而壽於是昧天理戕本心日夜逐逐而不知恥嗟乎是但顧目前耳抑何不卽古今君子小人之終而計之乎屈子曰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東坡云於定命無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耶山之損是故厭貧賤貪富貴

隨筆五上

三

求安樂懼危辱畏死愛生皆所謂小人行險以徼幸也自君子觀之是皆處巖牆下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人之大患惟是將此血肉之軀看得太重是以懷土懷惠求安求飽趨利避害貪生畏死以致不仁不義不忠不孝寡廉鮮恥皆爲顧此血肉之軀耳不思仁義忠孝乃我之所以爲人存得此則無論生死而正大之氣常塞乎天地之間不存得此惟留一塊血肉之軀終日營營止爲口腹爲男女爲子孫與蟲蟻螂蛆之趨臭求活何異與羊豕之昏昏逐逐何異至於損人利己則又與蛇蝎豺狼何異況此血肉之軀終難久恃役役求生時衰運移老而病病而死死不數日而腐臭矣又不數十年而成泥土矣此時在生

之富貴榮華尙能享邪氣燄勢力尙能使邪卽積金錢與子孫不知子孫果常思念祖宗否邪徒留爲彼驕奢淫佚之具而我得不仁不孝不忠不義寡廉鮮恥之實而已何如存吾天理守吾本心爲子且盡得一點仁孝爲臣且盡得一點忠義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庶生死永無憾乎方望溪先生曰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恆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尙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

隨筆五上

三

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三四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尙者機變所急者嗜慾薄人倫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旣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

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醕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千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虞伯生曰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雪霜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故曰聖人在上所以教人使不至爲禽犢之歸者以此誠如是豈有生民之禍乎古之聖帝明王賢相惟以教化爲本教化興然後人心明人心明而後風俗厚故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直是欲天下之民皆如

隨筆五上

三

在青天白日之中各知其性各盡其職故大學之教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當是時教化入於人心人人皆知有仁義忠信禮樂之事故夏商周之中葉世運雖衰君德雖薄而在下之人心風俗禮義廉恥猶可相維繫於數百年之久春秋而後教化既微是故孔孟汲汲皇皇日欲以行道傳道爲事漢唐以來雖賢君代作而聖王之教化則渺然矣然兩漢猶崇經學不若唐之尙文詞故其末世忠節之士非唐所及逮宋之程朱明之薛胡高顧黃劉諸儒倡道立教明德新民之學雖不見於上而猶存於下一倡百和故雖學者賢愚不一而多知有性命之事忠孝廉恥之大防卽其時小人倡言禁錮而

學術既明漸漬於人心風俗者已固結而不可解矣是以北宋南宋末世之君以及明季之主大都昏庸不足以存國而小人又居中用事然而歷久不亡既亡而復存者皆諸君子講學之功也是以忠臣義士歷久不渝卽草野士民亦多知忠義之爲重以至改革之後而守節不屈者猶數千百人流風遺俗更百餘年而不變然則講學何負於世乎後人不究宋明之亡由小人在位而諸君子原未得大行其道乃歸咎於講學標榜空談性命因禁講學之事嗟乎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標榜宜禁而講學豈可禁乎性命不可空談而豈可不講明之乎有心世道者宜心體力行宋儒之學倡明其教庶使無禮無義寡廉鮮恥

隨筆五上

五

之人心風俗可復振也陳確菴先生曰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材之消長人材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顧亭林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曰大逆不道之人荼毒生靈皆天地間戾氣所鍾蓋學術衰人心壞機械變詐奸盜邪淫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寡廉鮮恥積爲風俗固結而不可解於是宇宙間怨氣惡氣昏氣濁氣叢雜鬱積糾結而成爲戾氣不散則大惡之人出矣是故大逆不道之人非一人所能生也乃數千萬人之戾氣所積而生也戾氣積於一二人而生靈始受其

禍受其禍而知警懼焉然後戾氣漸散禍亂可平受其禍而心術愈壞人人愈存殺機自私自利則戾氣日重必至於殄滅而後已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孔孟生亂世惟孜孜汲汲以仁義救世看似迂闊不知君臣上下果以仁義存心處事則太和之氣自可以銷解戾氣此撥亂反正之大本也若徒欲以殘刻之術救亂是以亂治亂也雖或富強智力可以止亂於一時而元氣愈消戾氣愈積其受亂也必愈甚然若一味仁柔不振作則亦非中興之道又豈足以已亂邪仁義二字原拆不開一言也真知好善則不能不真惡惡一味仁柔非仁也乃不仁也天下斷未有仁而無義者經濟之衰病根亦由平日學術不明人不求爲有體有用之實學父

隨筆五上

三

師之所教誨子弟之所學習止是時文詩賦館閣字三者而已記故實習浮詞簡練揣摩無非爲是三者之用以博取功名富貴而已間有稍知自好者欲博古通今爲明體達用之學則羣起而排之父師深憂痛責視若大不肖之子弟必將其豪氣英才磨礱殆盡終於同流合汙而後已以故爲秀才時人人皆虛浮輕薄無所知能一旦入官事聽之幕友猾吏牧民御眾之道農田水利兵刑錢穀之法皆茫無所措惟知伺候上官以圖加官遷缺而已遭遇兵亂則惟有惜身保己一法毫無主張以致望風而逃辱國殃民而不知恤其氣質樸厚稍有廉恥者亦不過臨危致命而已其餘一二真有經濟者又或因不習時文時字

不得上達或因不善伺候上官不得大用私居太息痛哭而已是故積習相沿既久非得賢將相懷忠君愛國之誠具知人好士之識不拘資格廣求賢才考其實學驗其實用而破格薦之難以造就有用之才也魏叔子曰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偽君子中於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擬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偽不可救止今日中外大臣之職第一要輔養君德明啟以天下人心風俗官箴士習之壞民情之苦賊勢之強俾常知恐懼修省勵精圖治不敢流於逸欲第二要整肅官方知人善任嚴加責成信賞必罰勿爲私蔽使人人戰兢恐懼不敢泄泄沓沓第三要激昂士氣倡明學術使人人皆知忠孝廉恥之可貴經濟才能之可尚砥礪琢磨爲有本有用之學第四要虛心求

隨筆五上

五

賢無論已仕未仕小官大吏聽其上書論事論當卽立用其言訪其所能而試之以事勝任者不次擢遷不勝任者亦不以人廢言冀收羣策羣力之效第五要安撫民心民心所以皇皇者非有變志也以將吏多無可恃也今誠責令地方官實心愛民爲之保護生理責令將帥實心滅賊不得觀望逗遛如此則民志乃定從賊者少而殺賊者多矣第六要厚恤士卒士卒多調自遠省風塵奔走饑寒罷困而將兵者又不能與同甘苦以收其心申明紀律以鼓其氣及戰又不能用間出奇身先士卒所以兵望賊而逃不敢交戰而賊鋒益肆故必令將帥厚恤其苦而時加訓練然後其兵可用人生在世身無論窮達官無論尊卑

境無論貧富時無論安危皆當盡己之性守己之職爲天地任一分參贊之責量己所能做審時所可爲者任之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既做一個人必須擔一分人心世道之責不然則所謂罔之生也而已矣許魯齋先生曰名教綱維不可一日不在天地間苟在上者無人任之則在下之責也張楊園先生曰儒者立心須是自與天地民物相關否則雖曰好修小人儒而已劉繼莊曰天地所不能爲者人爲之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一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王崑繩曰士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以爲天下士海忠介公曰吾人一身備萬物之理當以萬物一體爲己任 君子遇震之時惟有

隨筆五上

三

恐懼修省一法遇蹇之時惟有反身修德一法遇困之時惟有致命遂志一法遇坎之時惟有常德行習教事一法遇大過之時惟有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一法遇否之時惟有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一法纔有第二念頭便是小人行險以倣幸矣 國運家運一身之運真到衰時固有非人力所能挽者所謂天定勝人也然聖賢君子之心則不因氣運而轉移必作中流之砥柱所謂人定勝天也氣運天主持我無如天何義理我自主持氣運亦豈奈我何哉若曰氣運如此時勢如此我亦止得如此便是鄉原同流合汙之學蓋聖賢君子與天爭者爭義理非爭氣運豈可因氣運難支而自棄其所守之義理哉而況氣運亦可隨

人爲轉移邪天下劫運皆由人心貪瞋癡固結而成三根在心牢不可拔聖賢之言既不能入災異之見又不知懼天道福善禍淫之理有時而爽王法有時不得及則益以自肆間有小懲不知大戒且怨天尤人思以詐力求勝於是惡者愈惡而劫運遂成矣何者貪瞋癡三者盤結而不可解其乖戾溷濁之氣非兵火殺戮不足以散之也故大君子真豪傑無論安危治亂一味存本心守天理坦坦白白勤勤懇懇不使貪瞋癡三念根藏於心達而在上則以教化爲事窮而在下亦以自守與勸人爲善爲事庶或銷磨劫運是亦參贊化育之一端也劫運之來有造劫之人有遭劫之人有逃劫之人有救劫之人有持劫之人

隨筆五上

元

奢侈淫亂奸詐詭僻皆造劫者也同流合汙求安求飽懷土懷惠此遭劫者也存心守法餓死不敢妄爲者此逃劫之人具經天緯地之才撥亂反正之學或出或處皆救劫之人至於忠臣義士殺身成仁維持綱常名教使天地正氣人心廉恥不至毀滅雖於事無濟於身有害乃天所篤生以持劫之人其功與救劫者等若無此人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老子多藏厚亡之戒造化至理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間萬事萬物俱隨造化流通不能凝滯故曰品物流形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功名富貴及於我身亦大化之流行遞及於我耳焉有至於我而遂不流之理壅閉吝嗇作大化之梗造化之氣隔塞既久必將鬱積而

大決之矣惟順其自然之理素貧賤即行乎貧賤素富貴

即行乎富貴行者無滯礙之意即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

也朱子曰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行事爲利爲名固大

爲心術之害又有一種人事事自私自利而不居自私自

利之名委曲周詳竟說成一段道理似乎當如此行者此

其害心尤甚嗟乎欺人乎欺天乎性分內事止有緝熙

敬止一法爲君止於仁爲臣止於敬爲子止於孝爲父止

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境遇上事止有素位而行一法素

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

難行乎患難境遇上能素位而行即性分上無不盡矣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不立則所發出者非道也故人

隨筆五上

三

之心量本包天括地徧周萬物不可但作自了漢而行仁

則必由親近者推廣而出若根本不帖實而侈言建功業

行善事則是務外而爲人也故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

也然而未仁獨善其身止爲時地所限耳至兼善天下

之心則雖處窮困不可一日忘此天地之元氣也元氣雖

於春夏發見而秋冬凋零之際元氣何嘗一日不存哉一

日絕元氣則天地萬物皆斷絕矣故顏子雖居陋巷而克

已復禮爲仁與沮溺荷蕢輩忽然爲隱不同若止欲作自

了漢則是自私自利之心終亦不能自了也何者止欲自

了便是一腔休囚之氣無生機矣博施濟眾非得位乘時不能至欲立立人欲達

達人之心則何可一息有間聖人待人止盡自己之分

斷哉一息間斷即是不仁

不知與人作計校如孔子所見之齊衰者晁衣衰者瞽者去聖人德行不知幾千萬里矣而孔子必作必趨是其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之心渾然自性分流全無計校之念又如衛靈齊景魯定哀昏庸極矣而聖人與之問答必正容肅對引之當道是其敬君忠主與人爲善之心渾然自性分流全無計校也若小有德行才能功業便傲然自是不足於人甚至尊貴之前亦形其傲情甚矣其鄙也天生聖人不數其生惡人也亦不數最是一種無識無骨隨流揚波與世浮沈者甚害事故孔子疾鄙夫惡鄉原孟子疾世泄沓詩人疾詭隨夸毗爲其以患得患失之心行同流合汙之術致學術世道人心如江河之日

隨筆五上

三

下世之誤國者非必眞小人多是患得患失之鄙夫一流而已其自命爲君子者又多是似忠信似廉潔同流合汙之鄉原一流人

所以不足恃也姜西溟曰大臣之患不在於強直果遂任怨生事而在於儒懦迂緩名爲醞藉而其實持祿苟容之人漢之初用申屠嘉周亞夫可謂戇矣而天下卒以治至于元成之際任匡衡張禹孔光之徒以爲相卒至釀成衰亂大盜乘之遂以移國又曰才臣之取敗禍在一時庸臣得志而潛潰其國家其禍乃見於數世之後斯言也真有識之言哉嘉慶初朱文正公珪爲相嘗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武進張編修惠言爭之曰國家承平百餘年矣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賞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容

有過大臣編修曰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嗟乎編修可謂救時之論矣又汪文端公廷珍嘗曰省事甯人乃爲治第一義但苟且縱弛以釀禍端與愷悌優游以養元氣有豪釐千里之殊不可不深察而明辨也此言亦得大體爲政者不可不知辦事之道膽欲大而心欲小一語盡之膽欲大就身家說蓋必先將一身之利祿毀譽禍福死生全無顧慮而後足以有爲心欲小就國事說蓋必將其事之損益利害細曲折無不察之精而思之審而後其事之及於人者始有利而無害二者缺一不可武侯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事所謂謹慎者乃孔子臨事而懼之意卽所謂小心也義理所當爲者不敢有一毫

隨筆五上

三

之不盡義理所不當爲者不敢有一毫之妄于身家利害全然不計而事任之利害則必熟思審處深謀遠慮不敢冒昧而輕率以誤君國是之謂謹慎也後世所謂小心謹慎者但念念患得患失惟恐於身家有豪髮之不利而已至國事則雖萬分當爲亦不敢爲萬分當言亦不敢言推委苟安養癰貽害噫是孟子所謂世泄沓者也豈可謂小心謹慎哉韓忠獻公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范文正公云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未見其可愚案二說皆是也韓公之言是膽欲大范公之言是心欲小但知其一則皆有弊史稱張禹謹厚孔光謹慎周密嗟乎是豈謹厚周密哉不過善於計校工於趨避巧於患得患失焉耳是故求大臣而專取世俗所稱謹厚周密之人未有不自顧其身而敗天下國

家者也。宋雲云：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是也。仲長統曰：中世之遷三公，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蘇東坡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下隨人俯仰，雖或適用於時，何足謂之大臣爲社稷之衛哉。孟明之敗秦穆公，悔過自責，復用孟明，不忍加戮。左氏稱之余謂此惟秦事可也。蓋穆之伐鄭，本屬無名，又違蹇叔之諫，其敗也久在意料之中，非孟明不盡力也。又如郤之戰晉師，敗績而不殺荀林父者，以林父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美德也。卽其始之不欲戰，亦爲社稷計，非爲一身畏死計也。故軍雖敗而猶可以不誅，其後果能有功於晉。若夫天討有罪，而臣子

隨筆五上

三

不肯盡力，畏死偷生，望風退避，以致敗國殄民者，此其罪萬死不足以塞責矣。若寬恕之，何以謝被殘之百姓？何以謝被殺之士卒？何以悚懼他府州縣之將兵守土者？書曰：辟以止辟。詩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從古未有不殺逃官逃將而能殲滅寇盜者也。黃石公曰：賞善罰惡，所以成功立事。陰符經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風烈莫不蠢然。後見張制軍亮基黃少卿兆麟方御史俊諸奏章亦有此意。孔子曰：未見蹈仁而死。古今聖賢以蹈仁死者，亦間有之。夫子此言，似不能盡天下之實。不知仁者人之本心，天地萬物之生理也。不蹈仁則身雖生而心已死，蹈仁則身雖或死而心常存。故曰：未見蹈仁而死。他日又曰：仁者壽。亦指此死而不亡之壽。非

但指年之壽考也顏子之夭乃真壽也盜跖之壽不如天也伯夷比干之死乃令終也學者於此真識得透乃能不苟生以害道明哲保身四字世之偷生害義者皆以此藉口不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下卽繼之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明哲保身之實事也知幾見幾四字世之趨利避害者多以此藉口不知易曰知幾其神乎下卽繼之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非惜身保己之謂也全受全歸四字世之苟且偷安者皆以此藉口不知記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下卽繼之曰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非徒保其血肉之軀己也申晁盟曰只是不使此身陷於不義後人誤以偷生遠禍當之遂爲長樂老借口能自立之謂豪傑

隨筆五上

三

隨人轉之謂凡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學者不能遽說希聖希賢須先求自別於禽獸禽獸無性情人須有性情禽獸無廉恥人須有廉恥禽獸不知君父之大倫人須知君父之大倫失此三者則所以自別異者何在也擔荷事任立心要坦白無欺而出言則要慎密存心要正直無私而發謀則要深曲不然則是德無慧而術無智矣所謂胸中灑落者在克己寡慾擺脫此心之糾纏耳不可厭事廢事古人卽事求道以事鍊心苟爲吾分所當爲則雖煩雜細碎艱難困苦委曲顛倒亦不可生一毫厭棄心亦不可存一毫糾纏心惟詳審事理而處之但求於道無歉於心無愧毀譽利害皆所不知是真灑落矣

沈端恪公

曰周廉溪先生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言其心體也又曰遇事剛果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剛則不屈果則有斷精則不粗密則不漏嚴則不弛恕則不刻合而觀之大賢之體用見矣辦大事忌懷利忌爭名尤忌負氣爭名負氣則不能集眾思廣忠益矣懷利之病小人有之爭名負氣君子不免所以多僨事也總之是一己字不能克遂生出如許病痛魏世儼曰國家之患非而尤患君子之自信其是克己須一循天理應事須曲體人情不能通小民之情者不足以得民心不能通小人之情者不足以制奸慝若但執一駭理又自信此心無私必多誤事故德須有慧術須有智陳白沙曰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妙其用非深沈不足厚其發非果斷不足應其機雖至忠至孝不能無術而濟術者君子所以成其仁小人所以成其惡學問須壁立萬仞見小惡直如大惡一般略自放鬆

隨筆五上

五

便如下峽之舟一日千里矣孟子看人之所以求富貴直如乞人看公孫衍張儀直如妾婦看辭十萬而受萬直如市井龍斷看不由其道而仕直如鑽穴隙踰牆如此勵志所以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斯所謂善養浩然之氣士君子處變世自量真有撥亂反正之才而其事又可以任我所爲則當出而任之不然則固窮積學守死善道以留斯文之一脈爲後世開太平可也若不度德量力不審時識勢而妄欲有爲因人俯仰不特害世必至失身廢學而後已知道者不如此也戴罪立功軍營效力此聖主寬仁之政卽孔子所謂赦小過之意也然施之逃官逃將則大非宜蓋彼見賊而逃殃民辱國或逗遛不

進致失機宜其罪甚大與戰敗而退者不同不卽行正法已不足勵人臣之節竦人臣之心若再使之統兵則伎倆已熟焉有不再誤國之理而況人人效尤何能滅賊也史忠正公曰將之所以克敵者氣也君之所以能將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故爲大臣者若外託慎重老成之名內爲固祿養寵之計所存者止是泄泄沓沓之一心所挾者止是粉飾敷衍之一術天下事何能有爲吾師儀衛先生曰庸臣誤國其罪與奸臣等而更不如誠哉是言居今之世未達者止有存養性情砥礪氣節講習經濟以待世用一著終不見用止有以此學鼓勵後學使斯道不絕如縷一著其達者在有賊之處止有效

隨筆五上

美

死殺賊好謀而成一著在無賊之處止有緝匪安良教化整齊以絕亂源一著爲宰相爲封疆大吏止有進賢舉能不次擢用參劾羣小不避恩怨一著爲考官爲學使爲校官止有正士習求賢才不重無益之詩文而實提倡有本有用之學一著人心須向寬處行不可向窄徑走吾輩生當斯世雖非達而在上亦當刻刻存一救人之心卽不能救此心亦必設想到盡情盡致不可專顧一家專謀一身已也至於此身此家亦惟有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一法順理布置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何等坦易何等逍遙若此處懼其不安彼處懼其不安天地之大竟似一無所容其身憂危惶急廢時失業學荒德廢

是身未遭亂而此心已亂之極矣心愈亂則所以爲身家謀者雖自以爲得計必多有不得其所者所謂禍來神昧也明陸大行文虎曰人必身無亂氣而後可以理天下之亂斯誠至言孔子曰知者動仁者靜動是形容其心體活潑毫無滯礙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之類行字卽是動字意思靜是形容其心體安帖毫不走作如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止字卽是靜字意思動是真見得透靜是真守得定顧端文公曰但有薄視名節之心其流必至於卑瑣而無檢然而使人得以名節擬我則亦未離乎血氣也但有薄視事功之心其流必至於孤高而無實然而使人得以事功擬我則亦未離乎

隨筆五上

三

才技也是故君子之道人爲貴大難之興雖曰玉石俱焚然以余歷觀古今真能爲天地任參贊之責者斷不在劫數中也惟忠義之士致身效死然此乃支撐綱常扶持正氣不得謂遭劫若夫有學有守有猷有爲出可以安社稷處可以傳斯道者此天心所賴以常存人道所賴以不息者也自能歷劫不磨人可不自勉哉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讀書須明大義忠孝廉節此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之大義也無可推委無可怠緩不得論利害不得計難易如孔子仕衛正名乃是大義諸葛仕後漢討賊中興乃是大義朱子仕南宋主復讐不主和議乃是大義人之居世時時有大義在此義不明縱謹身寡過不過媚

世之鄉原而已高談性命矜誇著述不過欺世之聞人而已豈非聖賢之罪人乎 爲國者一在利上算計卽一時富強實危亂之兆矣爲家者一在利上算計卽一時勃興實破滅之兆矣蓋一算計利則吝嗇刻薄驕奢淫佚之種子皆生於此天怒人怨之根皆伏於此矣可不戒哉 凡人力學制行不可一毫涉於虛浮作僞駕空以取名譽縱功名事業可以陵駕一時著述文章可以留傳後世而聲聞過情造物所忌取巧太甚天必巧以敗之使不得終享榮名終收厚利嘗有生前赫赫到臨死時一生虛浮敗露百出矣卽幸而生時未曾敗露則造物之忌愈甚而殃辱必及其子孫可不戒哉 人之失節有本於利欲之蔽如

隨筆五上

天

馬融等是也有本於功名之蔽如李陵柳子厚等是也有本於學術之蔽如楊雄等是也故人之爲學須是力去其蔽但有一蔽終不足恃 楚辭漁父譏屈原之言卽鄉原譏狂狷之意而人多不知蓋聖人之心不疑滯於物而能與理推移故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有適有莫必信必果是以成見爲主自私用智者也義之與比是以義理爲主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也今漁父之言曰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是全以逢迎世情爲主不問義理之所在豈非鄉原闖然媚世之意乎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言可孫而行決不可孫柳下惠不羞汙君不

辭小官然卻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袒裼裸裎於我側不過曰爾焉能免我耳自己未嘗亦隨之袒裼裸裎也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雖與磨涅者處而堅白未嘗改也今漁父之言曰眾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餉其糟而歎其醪豈非鄉原同流合汙之意乎又曰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豈非鄉原何爲是嚶嚶何爲是踴踴涼涼之意乎狂與狷是氣質之偏鄉原則託爲時中之道漁父亦託爲聖人之道古今學者知鄉原之非而於漁父則取之余不可以不辨 學問上事名心最難去故必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則名根始淨方可謂之醇儒事功上事利心最難去故必眞知仁義而已

隨筆五上

三

矣何必曰利則利根始淨方可謂之王道論語孟子二書列此於篇首有味乎其言之也 伯夷自身立於至善之地而深疾人之不善有遺世之意焉柳下惠自身立於至善之地而不計人之不善有混世之意焉皆於天理上有缺陷故孟子謂爲聖之清聖之和而論道統之傳則不及二子也伊尹則自身立於至善之地而欲救人之不善有匡世之意焉合於堯舜禹湯之中所以孟子謂爲聖之任而論道統之傳又以尹爲見而知之者也其不及孔子者有自任之意而不能化耳孔子則是自身立於至善之地而亦欲人之同歸於善其能歸於善也乃是人自完其性所固有非吾之力也伊尹則曰非予覺之而誰也此其不

及孔子處也孟子願學孔子而氣象則近於伊尹夷惠雖可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感動興起而自心卻少欲明明德於天下志願伊尹卻有欲明明德於天下志願所以論道統及尹而不及夷惠然皆古聖人也孟子則皆不願學而學孔子者何也蓋學伯夷而誤高則成沮溺丈人之隱而流弊則爲楊子之爲我學伊尹而誤高則成管樂之功名而流弊則爲墨子之兼愛學柳下惠而誤高則成老子之和光同塵而流弊則爲鄉原之同流合汙老子和光同塵似柳下惠而實不同蓋柳下惠第不問人之汙濁而已而自身則清潔故曰不以三公易其介又曰直道而事人又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其和也有合於邦無道危行言

隨筆五上

四

孫卷而懷之之旨故謂聖也老子則一味和光同塵所以流爲異端然老子與鄉原異者又是自心不汙濁而外面不欲立異而已鄉原則是從自心先汙濁起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又曰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窮與不得志者非必隱居山林之謂也雖在位任職而君不親信權不專屬言不見聽計不見從掣肘棘手無能補救亦卽所謂窮也不得志也如此則當獨善其身獨行其道而不當居其位矣又或處未造之運雖勉強維持而天之所廢終莫能興亦所謂窮也不得志也君子於此亦惟有自盡其臣道子道而已所存者仍是兼善天下之心所行者仍是與民由之之道然究竟氣與理乖運與心違止成就得一己之

是而巳所謂獨善獨行者此也如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孔孟之周流列國劉向之上書論王氏諸葛之漢賊不兩立程張輩之爭新法李忠定朱子輩之爭和議文文山陸秀夫之輔幼主楊椒山楊忠烈之論嚴嵩魏忠賢黃石齋瞿桂林輩之起義師於事一無所就而於心恬然無憾皆所謂獨善其身獨行其道也今人處窮不得志之時惜身保己全無立人達人之願雖自己職分內事亦推諉不爲若天下事全與己不相涉者亦以獨善獨行藉口不知此諺所謂自了漢而已豈孟子獨善其身獨行其道之旨乎 明吳霞舟先生遯跡海濱時憤士大夫多失節乃作十願齋說其一曰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

隨筆五上

聖

二曰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靈於西竺其終曰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讐又集累朝革命之際上自夷齊下至遜國諸忠爲歲寒松柏集客有問曰諸君子之死節者誠忠矣然何救於國之亡乎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矣夫諸君子皆公直忠亮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受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又安得有亡國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卽用之而不柄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並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之蒙養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顧事讐嗟嗟

若輩之肉尙足食邪吾述此書將以告後世人主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客又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未柄用者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儉德辟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縱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草莽孤忠終非其臣也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武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文山零丁正氣諸篇什不亡則宋亦不亡子謂空言無

隨筆五上

星

補將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此論正正堂堂余所服膺而不敢失者附記於此以示子孫庶知余心之悲焉蘇子瞻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譬如醫之治病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無所施而不可又曰今日之患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於是數十年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廢弛而無用當此之時人君欲有

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
蓋惟不取於狂狷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
病夫案子瞻是言深切今世之弊 國家治平二百餘年
矣仁厚寬大遠配三代而近數十年來尤一意生養休息
用入行政皆不敢破格爲度外之舉大臣皆慎默取容事
事循例一切皆請 旨請 訓不肯擔當天下重任取士
一守科目成格用人則惟喜其和平謹慎能不生事之人
此天下所以乂安也然而奸孽之萌亦正坐此人才之衰
亦正坐此朱子曰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其在平世必能輕
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目無
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

隨筆五上

皇

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惟其平日
自恃安甯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
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
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慮慮之所不及觀朱子
此言不可發深省哉 陳公輔曰天下國家所賴以維持
者在公卿大夫公卿大夫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氣
節忠義平時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豈有仗節死義之士
東坡曰議論慷慨則東漢多殉義之夫學術浮夸則西晉
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我朝氣節忠義非無其
人自某當國以後列用者多其門生故舊中畏懦輒熟卑
汙苟賤之徒凡遇鐵中錚錚稍有風骨者必暗制之使不

得大用所以鄙夫小人多揣摩時風以圖進取中才之士雖稍知禮義而怵於利害亦不免和光同塵有言責而不敢昌言有官守而不敢任事惟粉飾太平敷衍故事士習官箴俱釀成奄奄無氣之局明馬太僕孟禎曰趨炎附熱之輩非滄滄訛訛甘作走狗卽容容默默迹類寒蟬此宇宙一大否機幸今天子卽位嚴旨罷斥起用諸賢四海歡呼然而積習中於人心成爲學術故一時終振作不起姜西溟曰庸臣潛潰國家其禍乃在於數世之後真名言也然而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轉移之機究在君上況天地正氣無時或息惟上養之則發見上不養之則遏抑耳馬太僕孟禎於明萬歷朝有感時激衷

隨筆五上

四

披陳要務一疏其略曰今天下何脊脊多事哉觀之天意則天意違頻年之內水溢旱乾天鳴地震星變風霾人魔物怪舉宇宙不常之事種種疊見是之謂咎徵觀之人心則人心壞設機藏械利己害人徇愛憎而忘是非有私交而無公憤滄滄訛訛反覆波濤莫可方物是之謂厲氣觀之人事則人事墮上無紀綱下無法守自廟堂以及邊陲諸如禮樂政刑兵農錢穀之類事事墮窳議論徒多成功罕覩是之謂衰政當此之時皇上於靜攝之中試一仰觀天意俯察人言當必有惕然猛省大奮乾綱毅然亟圖與天下更始者圖之維何一曰通壅蔽一曰錄直臣一曰決用舍一曰恤民窮一曰急邊餉案此五者亦當今之急務

也又論擇相疏有曰成君德者必其忠亮容天下者必其
休休鎮澆俗者貴乎端凝而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若乃無
咎無譽碌碌庸常謬以醅謹見推則他日伴食之譏又勢
所必至是何益於天下國家之務而朝廷焉用彼相哉此
言尤得擇相之大體也 往歲湖督張公亮基奏疏有曰
刑賞者馭世之大權威斷者用兵之要道人無倖生之理
膽氣縱怯而能強將有決死之心士卒雖疲而亦奮自古
英主之馭將名將之用兵未有不使其畏法之心甚於畏
賊而能戰勝攻取戡定禍亂者也又曰法行自貴天下無
不用命之人罰不逾時天下乃有震動之意此疏誠救世
良藥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書曰遠乃謀又曰

隨筆五上

聖

思永詩曰遠猷辰告吳陸遜曰意思深長天下大禍由公
卿士庶皆識見短淺但圖目前之苟安不顧終身之大計
卽明知有害亦存一行險倣幸之心郡縣之喪師失地士
民之亡身敗家胥是故也如粵賊之初起也以紫金山爲
大巢穴我兵四面圍之不敢入山搜尋一步姚廉訪瑩上
賽相國狀有八面環攻一策其略曰今官兵堵截紫金山
滇兵在其東北界嶺楚兵在其正北馬鞍山黔兵在其西
北象州大營兵勇在其西北四路者彼已知之有以備我
矣東路東南正南西南四路我兵力不足未之堵截彼亦
未之備也宜及大兵齊集之時探明路徑尅期八面攻之
彼猝不及防破之必矣計不能用久之賊遂舍隘口越高

山峻嶺而出矣又如賊之踞永安也姚廉訪上相國狀有曰永安一處有土匪會匪不同土匪無大智慮據地可以自固其志已滿會匪頗有計慮不願據城自困此次永安在城之賊多土匪也其會匪則除賊首外皆在城外水竇莫村等處時謀退竇之路此時須先大破水竇莫村之賊而後攻城則賊易盡若不攻水竇則城一破後賊又走開勢更蔓延無可制賊之勝算時都統烏蘭泰亦持論先破水竇之賊姚公力勸向軍門榮與烏公夾攻水竇向不肯從欲於水竇一路縱賊竄出然後尾追姚公又上書相國力辨其不可賊果自永安竄出官軍由是莫能制矣此皆不思永安之爲害也夫我退防一步賊必進竄一步賊之竄

隨筆五上

吳

也無定所而我必處處設防勞師糜餉而終不足以堵賊此防堵二字之害也我尾追一步則賊已蔓延四處賊之竄也到處擄掠不須兵餉而我兵必器械糧餉具足而後能進及我兵進而賊又他竄矣此尾追二字之害也前此賊之得地過而不留自踞金陵而後得地皆以死守而我兵之圍之也處處放開一二門聽其通氣互相救援糧餉出入不絕是則豈有收復之理此圍城必放開一門之說之害也夫防堵者卽退逃之藉口也尾追者卽逗遛之藉口也放開一門者是欲以鄰境爲壑冀賊他竄而此處坐收恢復之功也嗟乎大帥存心如此欲賊之滅得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宋呂文穆公爲相其子起家授員

外郎公奏曰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羈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不可高宗爲岳侯營第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子雲數立奇功侯輒隱之嘗以特旨遷三資侯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眾累表不受石亨薦于忠肅公子冕詔赴京公辭曰亨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裨國家顧乃薦臣之子公義安在數公公而忘私真可謂社稷臣也夫軍中鼓舞將士者全恃有功則賞若不公不平顧私情害大義何以鼓勵士卒戮力王家羊叔子曰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爲將帥宜知此義 諸葛武侯之出止是欲申討賊大義而已

隨筆五上

聖

其不能制魏蓋自隆中對先主言已知之故曰成敗利鈍皆非所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文文山之恢復或曰明知其不可而爲之奈何曰吾所爲盡心者人人諉天下之責古今世道不屬之人乎是烏可以成敗爲是非哉此皆當萬不得已之時惟有以死報國一法而不可計成敗以爲進退若天下事向有可爲則必懼必謀以期事之成斷不可輕身冒昧不計成敗反令賊勢愈張庸臣藉以爲口實忠義之士亦孤立無輔而難以有爲其敗大局不淺也然貪生者又不得以此藉口 人之出處不可不慎不但依阿譎諛非君子之道卽急於用世不知審已度時知小謀大力小任重亦所謂自貽伊戚也如蔡邕之附董卓荀彧

之附曹操初非有黨惡之心止是功名念重欲藉之以有爲而不量己之德不足以化奸己之才不足以制邪也卒至殺其身而負惡名爲君子之所傷歎至於孔北海之仕漢又非荀彧之比可謂抗直不阿矣然當時獻帝不足有爲而曹操又執國柄以北海之才何能輔獻帝以有爲何能駕馭曹操乃不能卷而懷之守無道則隱之義又不能申明大義以誅曹操之奸心徒於酒禁小事發辭偏宕以激之致身不得其死豈非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哉曹操奸惡未露之時荀彧孔融之智皆有所不覺而禰正平獨覺之漁陽之撾辱罵不已奸雄之氣爲之一沮固可謂氣蓋天下矣然亦非卷而懷之之道也方孔融薦舉之時正平

隨筆五上

哭

知操之奸何不告孔融與之俱隱卽不然亦當避地遠迹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乃輕於一出徒欲以一罵辱之於已則損於世何益乎是皆所謂才有餘道不足者也此諸葛孔明高臥南陽不求聞達所以爲不可及也夫其次則管甯之在遼東亦得潛龍勿用之義君子處世無論出處要在申大義於天下否則出不過爲功名之徒處不過爲隱逸之士而已如漢初諸臣無一非功名之士也惟張留侯藉手漢高爲韓報仇以全己君臣之義三國諸臣亦無非功名之士也惟諸葛孔明志在興漢討賊事雖未成而天下後世知曹操之爲奸臣爲亂賊知魏非正統者皆以當時有公在也至若嚴子陵林和靖則皆不過爲隱逸之

流而已以其生於盛時非無道則隱之義惟陶元亮生晉宋之際安於貧賤淡於仕進結想在羲農黃虞之世而倦倦於魯中叟顏生夷叔之倫此則眞爲存大義者也五代之際君臣父子之倫敗壞極矣卽如王彥章輩之盡忠所事亦只是功名氣節之徒非所謂知大義者何也其所事者非其君也獨陳希夷隱於嵩山軒臥不出雖太祖太宗召之皆不仕但告太宗以爲君之道而已何也太祖太宗之爲君希夷固幸天下從此太平矣然究其得國之不正則未遠於五代之君也希夷肯仕其朝乎此二人者庶幾孔子所謂天下無道則隱者與 吾於秦漢隱者極佩服黃石公司馬德操二人當秦末天下大亂智勇之士未有

隨筆五上

吳

不思用世以立功名者而黃石公獨隱居不出陰相天下之士而獨識拔一留侯以傳其學以平天下之亂而已無爲焉當漢末天下大亂智勇之士未有不思用世以立功名者而德操獨隱居不出培養人才薦一諸葛孔明於劉先主以任撥亂反正之責而已亦無爲焉是皆可謂天下無道則隱者也可謂爲天下得人者也孔子稱老子猶龍吾於二公亦云 容城孫徵君生明萬歷時個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業而不可強以仕遭天下亂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十家徵君爲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旣而渡河止蘇門百泉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者甚衆人無賢愚必開

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蹊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從遊者多成大儒湯潛菴耿逸菴其最著也是亦可謂卷而懷之之君子矣

兵興以來守土吏先以全盛之城讓賊竄據此一失也既而大帥又不知神速進攻出奇制勝往往於大兵未到之前聲言進剿其意本欲賊恐嚇而去已可坐收克復之功乃轉使賊聞之得預修守備以待我此二失也賊守既堅而後大兵始臨又不圍其要害而放開一二生門其意欲賊自走已可遂報收復乃轉使賊得通糧道互相掇援不絕此三失也迨久之又久城中既爲賊搜掘一空城外亦爲兵蹂躪殆盡費數十百萬之帑餉而後得一賊所不要

隨筆五上

五

之空城方且自以爲功而鄰境完善要害之地又被賊竄據充塞不復可去矣此四失也迨既克一城又不乘勢而下復優游養息以俟他縣之賊堅守而後至於是又經年累月民窮財困不得破矣此五失也夫克一城必數年之久數萬之眾如此則賊所已陷之州縣省會何日可收成功又況其得此而失彼乎此一股賊制之如此之難又況各地土匪方蠢然思亂乎當此連年豐稔糧餉已虧一有凶荒又將何如也真有思之不忍思言之不敢言者矣余嘗慕孫夏峯先生遭天下亂攜家入易州五公山後又渡河止蘇門百泉絃歌講學不輟今讀魏叔子集亦慕其人叔子生當流賊方熾之時移家翠微峯居焉士友稍稍

依之立節砥行講學治古文不怠其論學在恢宏其志氣
砥礪其實用其論文以積理爲主嘗曰考古以用今練事
以驗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可死康熙間
以博學宏辭徵者百餘人獨叔子與關中李中孚不至嘗
曰物窮則變剝則必復然剝不遽復剝復之間有坤焉以
厚德之士養其碩果以至於萌芽蕃大然後可以屢進而
之乾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晦於剝見於復
而養於坤古之聖賢饑寒不以易其操患難不以剝其志
拂逆叢脞之雜投不以亂其心其所以養之者至矣夫物
之方剝庶草百卉亦恆有干時而橫發者而碩果之爲物
非養之至深氣足而候至則必不輕透其萌芽是以由根

隨筆五上

至

株以至拱把環抱其枝葉可蔭而果可以食剝之不遽復
也所以復之者深矣又曰天下志士當少壯時激發於名
義矜於氣節不難碎首斷吭以爭其所不能爭及夫強艾
少陵夷矣而渙忍脂韋怵於禍患苟且於名利視其初若
秦越之兩人者蓋不可勝數也吾甚悲之古之達者以死
生爲旦暮志士則以旦暮爭死生求其久而不回抑亦難
哉又曰天地閉塞人才寥寥一二志士當自培養以供後
進挹注若源之不濬數流而竭已則枯槁乃思潤物乎又
曰士人讀書要當洗滌私吝所經營者在天下後世之遠
若徒孳孳身家少得便足不識何以異於市井屠夫酒媼
也歟則余輩近日之座右箴也 魏季子曰天下去樸久

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盜賊殺戮之禍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爲蓋不如是則不足芟除廓清其氣運必使天下之人困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是噩噩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於根蓂而春始萌矣是以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一二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此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世人動言小節出入不妨但大節不可墮耳斯言最爲學術之害今有攻木之工於此於木之小節尙不能斧以斯之而於盤根錯節能遊刃其

隨筆五上

五

間未之有也自古臨大節而不奪者孰非自小物克謹來乎楊園先生曰百行草草大節未有能立 湯潛庵先生曰世固未有平日不能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之際者也 人爲萬物之靈而其最可危者亦卽在此蓋草木鳥獸蟲魚蠢然而生者也有氣稟之拘少物欲之蔽故其清者有一曲之明則終古不變其性濁者不過滯礙固結於一情之上並未生出入許多奸巧欺詐法術若人心靈於萬物其可以盡性而達天者固在此然既有氣稟之拘又多物欲之蔽知識一開則其靈竅俱在此中運用逐物貪欲皆會生出多少法術以助其惡故其戕性非草木鳥獸蟲魚之比也所以聖人教人爲學一味明明德蓋欲其心之

靈處專用之於窮理修身則自可以反本而復性不然則以其靈逐物而徇欲其不至下達焉者幾希矣虞書曰人心惟危豈不以其靈哉 魏叔子序王崑繩文集曰人學問當有變化少年英發中晚之歲貴沈深掩抑使不顯其光此至言也況今遭亂離尤宜韜晦孔子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下無道則隱隱非但隱居不仕之謂也直是心中收斂又收斂結實又結實一味將吾此性此理洗心退藏毫不外露所謂隱也蓋天地此時閉塞則吾學吾德亦必閉塞而保固之一毫不露不暴然後爲順天然後爲與天地合德然後爲後天而奉天時若強要發露是爲逆天譬如重陰沍寒之時而農人必欲播種鮮有不並種性而

隨筆五

五

陳死者矣惟有歛藏保固此真種子俟春氣動而後出之則自然有時行物生之妙矣 顏子之心常樂曾子之心常懼氣質不同故工夫有難易顏子合下渣滓少無私意私欲之累與道易於渾合故常樂曾子合下氣魄重故必尊聞行知真積力久戰戰兢兢而後能與道不違故常懼明道似顏子伊川似曾子學者知此則知用功當各隨氣質後儒往往說明道而譏伊川然則曾子之戰兢非傳道之儒乎 顏子求道之功博文約禮而已至孟子則曰知言養氣此時不同也顏子時異端未起百家之說未興所謂文者皆虞夏商周之詩書禮樂法度無非道之所著見故必博之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至孟子時邪

說橫行所謂文者往往似是而非託聖賢之說以文其誠
淫邪遁若但博之則害道無窮矣故必用知言之功以辨
別其是非邪正而後能理明義精施行而無弊其功較博
文更精而更難矣顏子時大家皆尙虛文末節實則蕩閑
踰檢越禮以徇私故孔子一生精神在不踰矩而顏子一
生精神在約之以禮蓋約禮則私欲無所縱私意無所容
而心德始全至孟子時全是利欲世界人人但知求富貴
逐權勢欺詐爭奪恬然不知羞恥昏夜乞哀白日驕人以
順爲正效妾婦以取權寵作威福氣之卑靡行下甚矣其
時雖號爲學者亦不免正氣沮喪往往爲其所動如孟子
不見諸侯不與王驪言雖弟子且疑之可見當時人全無

隨筆五上

五

正氣全是邪氣在天下橫行作害此時用功但曰約禮則
於道不能有擔當也故必用養氣之功以爲循理守道之
助理直氣壯無所往而不可其功較約禮似麤而力量則
更大學者知此則知用功又當各因時世也 大學聖經
止是發揮吾道一以貫之一語曾子之傳止是發揮忠恕
而已矣一語明德忠也新民恕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盡己之忠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推己之恕也 聖人之
言行常圓賢者之言行多方圓則活潑方則滯礙賢者之
不及聖人在此其所以得爲賢者亦正在此鄉原喜圓惡
方以持敬爲拘迂以守正爲狷隘以隨流揚波爲時中所
以卒至於小人無忌憚 戰國時學者全是利欲薰心不

復知有仁義墨子知爲仁而不知仁爲心之德愛之理而以兼愛爲仁後世不知反求本心而專欲以事功氣節聞者本分內多所歉缺而急於務外爲人舍己芸人枉己直人是皆墨子之類也楊子知爲義然不知義爲心之制事之宜而以爲我爲義後世不知審度事理而專以廉退爲高硜硜然作自了漢視世道之安危治亂全然不動而但守其一介之操持是卽楊子之類也蓋楊墨皆不知性體墨子但見世人奢侈逸欲嗜殺貪得之不仁而因以兼愛矯之楊子但見世人寡廉鮮恥貪欲失身之不義而因以爲我矯之然性體不明故矯弊而弊益甚若孟子亦矯時弊然皆是使人復性體之同然 戰國時講經世之學者

隨筆五上

孟子

如申韓蘇張之徒大都是屬民自養以欺詐相高而已許行於此有痛心焉故欲反之以矯其弊並耕之法欲齊人之貴賤尊卑以反於太古之齔不貳價之法欲齊物之貴賤美惡以反於太古之樸救世之意非不甚善然世豈有此理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之謂矣蓋其根源皆由於不知性體故不明天理之自然而欲以私意妄爲也使其說行其既可勝言哉 子貢以博施濟眾爲仁宰我以從井救人爲仁其流弊則成墨子之兼愛矣微生畝以孔子之栖栖爲佞荷蕢以孔子之有心爲硜硜楚狂之不得與言長沮桀溺之不告問津丈人之不仕無義其流弊皆成楊子之爲我矣又如冉有之惠而不知周急不繼

富之義原思之廉而不知以與鄰里鄉黨之仁皆一則流爲兼愛一則流爲我故孔子皆嚴辨之 或人譏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又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觀聖人之處謗議雖亦辨白語簡而氣和其氣象可思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宰我答問社之誤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觀聖人之論事責人含畜微婉直而不迫其氣象可思也答陽貨但曰諾吾將仕矣答彌子但曰有命答王孫賈但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觀聖人之遇小人雖直已守道而未嘗疾之已甚令人難容其氣象可想也是之謂以善養人是可見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之氣象學者不可

隨筆五上

美

不理會聖賢氣象以養吾德以肫吾仁不然氣象不好終不免爲小丈夫矣 人不知而不愠比如太空一般毫無迹象聖人胸次也犯而不校是大賢胸次也比不愠稍用力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橫逆之來以三自反而終之曰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此又是君子胸次比不校更著力不愠化也不校大也三自反充實之謂也吾輩克己懲忿之功須從三自反做起方爲篤實若未曾用三自反之功而但以不愠不校自況是以聖賢自處以不肖處人非聖賢修己之學矣 人家教子孫不急功名不求聞達不貪富貴一味使之安貧守儉存心忠厚敦行孝弟是畜其氣使之厚教其讀書明理是澄其氣使之清若但教

之以文望其急得功名是開其智巧而導之薄不終至於剝喪祖宗之元氣不止矣噫 氣運之厚薄乃人心爲之人心嗜欲多聲色貨利以剝喪其元氣機械變詐以耗喪其精神則自少而壯而老其氣日流於薄子以及子孫以及孫其氣習之薄將更不可言喻矣人見其薄也第歸諸氣運而不知實由人心流而不反爲之若人心嗜欲少元氣元精不剝喪則畜積久氣必厚譬如有人天生精神本強健而乃不慎飲食不節色欲亦必易至衰病生出子孫亦必過於薄弱譬如有人天生精神本孱弱而能謹慎含畜亦漸漸強壯生出子孫亦漸漸厚實一身之氣運隨人心爲轉移則一家一國天下之氣運皆隨人心轉移可知

隨筆五上

三

氣運是天天無爲須待人反本還醇以轉移之故曰參贊天地之化育欲挽回氣運須要正人心 凡遭大變臨大節本在局中既當事任則當止問義理不論利害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皆非所計是也若本在局外未當事任則出處進退必須審時度勢度德量力能爲則爲不可冒昧而應徒失己而無益於事蓋不但要守義理又必須兼其事之利害而審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無隱觀易需卦蠱卦遯卦皆可見不審己之所能與事之可爲不可爲而冒昧以當事任是爲負且乘致寇至也雖自以爲忠義自以爲果敢不顧利害而豈聖賢出處之道哉 觀宛彼鳴鳩之詩一

則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再則曰各敬爾儀三則曰教誨爾子四則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終則曰溫溫恭人惴惴小心戰戰兢兢君子處亂世之道止有此數語所宜日三復也 聖與狂者之分狂者亦窺見道體只是簡易快樂意思多順其自然而已聖人則是一味腳踏實地戰兢惕勵意思多必盡其當然之分一毫不肯放過孔孟與莊列之分在此卽曾點與顏曾之分亦在此陸王陳與程朱之分亦在此莊列又不及曾點陸王陳比莊列著實曾點是已見大意莊列但見空物事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數句是從人心偶然流露處指點端緒以示人使人自認取本體又

隨筆五上

五

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數句是從人倫常根本中指點實際以示人使人踏實做工夫兩章於學者極有力 告子一篇是虞廷十六字注腳其前六章辨性善辨義內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是卽發揮道心惟微之旨也其後七章論人所以陷溺其心所以放其良心格亡其夜氣一暴十寒不專心致志以萬鍾失其本心有放心而不知求心不若人不知惡至於身不知所以養是卽人心惟危之旨也性善義內屢辨而後明豈不惟微陷溺枯亡則去禽獸不遠豈不惟危剖析性善義內分別非天之降才爾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而然分別得養則無物

不長失養則無物不消其後數章又分別大體小體天爵人爵良貴趙孟之所貴是卽惟精之功也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修天爵而人爵從之飽乎仁義不顧人之膏粱文繡是卽惟一之功也後二章言仁勝不仁歸於熟之而已矣是卽允執厥中之旨也末章以羿與大匠喻言之見教者舍此無以教學者舍此無以學千古聖賢心傳之要在是矣學者可不盡心乎 孟子學問得力於思故常發揮思字妙用曰思誠者人之道也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曰心之官則思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曰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得力於養故常發揮養字妙用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曰養其大體爲

隨筆五上

堯

大人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曰存其心養其性曰以善養人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思字是格物致知明善精義最簡切之法養字是誠意正心修己治人最純全之法孟子發此二字於學者極有功不可不潛玩而力體之也孟子論工夫只是使人察識其本心而擴充之如齊宣王有以羊易牛之良心卽教其從此體察從此擴充梁惠王利欲薰心良心發見甚少然知五十步笑百步之不可卽良心也故卽從此撥動之使之察識擴充又如墨者夷之有不忍薄葬其親之良心故卽從此挑撥使之察識如許行陳相固執己甚無良心可以察識擴充然如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是卽良心也故卽就此一語挑撥眞苦心救

世 察識又是思之入手處擴充又是養之入手處困勉之學也 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而用智自私用智卽意必固我如冉有之請粟與粟是一味要厚原思之辭宰粟是一味要廉便是自私用智意必固我便是大學所謂心有所也聖人則只是一箇大公順應而已無許多意見無許多執滯當與則與當受則受周急不繼富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全是天理流行不參一毫意見所謂允執其中也又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以德報怨則是加一分陪奉之意便是自私用智非順乎道理之自然矣推此類可見 此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用則行舍則藏隨地盡分而已喪事

隨筆五上

李

不敢不勉強中節也不爲酒困樂中節也隨時盡性而已必舍此而求道於日用常行之外便是索隱行怪不然則是堂堂乎務爲苟難非率性之道也 君子不亮惡乎執此章是喫緊爲人處也亮註訓信也愚謂亮是見得透見得透故信得及見得不透故信得不及信不及所以見朱則赤見墨則黑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而無執持此章乃孟子爲人之操守不定而尋其病根故人於富貴在天眞見得透自不爲富貴所淫於死生有命眞見得透自不爲死生所奪於聖人之學眞見得透自不入於異端於王者仁義之道眞見得透自不雜乎霸術 人之生也直故當直道而行然直是就此心此理而言至所以直道而行之事

亦間有委曲周全者在如爲子止孝爲臣止忠是直也至所以盡孝盡忠之事亦多有委曲以成之者其曲也正其所以爲直也如行路然路本直然遇山阻水礙則路必隨地勢爲曲折天下無數里逼直之路然不害其爲直者舍此則不能行也故曰直而無禮則絞又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君子義以爲質而又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又必以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然後能在那必達在家必達如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則直在其中易曰納約自牖遇主于巷皆是委曲以成君德非徒倖直自好剛愎自用己也故人不知生理本直則無以立本不知直之所以爲直則無以達用 篤公劉章周家所以創

隨筆五上

空

業垂統如彼之久遠者根本全在一篤字思齊大任章周家所以家道正內則修宮闈整肅者根本全在一齊字是可爲萬世開國承家者法也 道理本是自然不須著纖毫私意天下事莫非自然不皆著纖毫氣力堯舜孔子聖人之道只是順其自然莊老之道只是聽其自然自然者天道也順其自然者盡人道以合天道也聽其自然則純任天道而棄人道矣所以學老子者流爲清靜無爲不事事學莊子者流爲放蕩曠達究竟是不明天道也 思齊之詩詠文王之德先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而繼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必先能素行無疚於神明而後可以化邦家大學所以先誠意慎獨而

後及齊家治國中庸所以先不覩不聞而後及於天地萬物也聖學之根本在此 人胸襟要開放形骸要整束胸襟不開放拘拘戚戚是謂齷齪形骸不整束肆言妄動詭浪笑敖是謂輕薄胸襟象天形骸象地胸襟不開放如陰霾昏暗不成天象矣形骸不整束如山崩地裂不成地勢矣世之胸襟豁達者一味放浪形骸違棄禮法其守禮法之士又一味局局促促皆不通大原者也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讀經書儒書須句句反之於身心凡其切於己者尤宜熟玩而默識讀史書經濟書須句句審之於時勢凡其切於時弊者尤宜詳考而熟籌 孔子謂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愚觀自古凶殘之人橫

隨筆五上

奎

行於外而莫如之何則必有內生之禍此陰陽消長之道也陽極於外則陰生於內陰極於外則陽生於內毫髮不爽如秦皇吞二周制六合外人無如何也而趙高二世卽在肘腋之旁漢高祖唐太宗英雄蓋世而呂后武氏卽在臥榻之內曹操曹丕之奸人無如之何也而司馬氏卽其所信用之臣日在其下而不覺歷觀古今無不皆然卽人家亦然刻薄成家凶橫處世人莫能況之而內有孽子妖婦以致敗者多矣聖人之言如著蔡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己矣故者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也凡事凡物莫不各有自然一定之理故者以利爲本謂順之而已不必安排無事適莫孟子此章與孔子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與周子之靜虛動直程子之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皆一貫也 楊墨告子許行皆是不知性善不知仁義是
性凡天下異端只是從性上看錯

隨筆五上

奎

